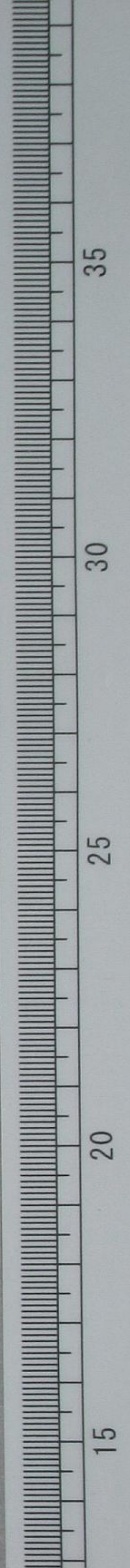


陸宣公奏議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26
3





葛氏評點陸宣公奏議卷三

桑原忱較訂

○○○興元請撫循李琳狀

右仲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為時議所惡頗被封章論
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忘生窺伺謂宜斥絕
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
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忝
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
者今始紛紛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慙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文庫 11
D 326
3



010190566680

則道迂且遙。雖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賣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倘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更微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倘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循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

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克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忽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以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扶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危疑。又况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畧，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鎰，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既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繇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留之不遣。贊遂上此奏。上釋其隄，悟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守經連擢大儒之學，有用若此。彼拘拘小忠，真迂儒不曉時務耳。豈不悞人家國。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

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
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
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
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
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
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
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露，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非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縉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較量，猶知不可。而况於公議乎。况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汎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天，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力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諫。倘有節効尤者。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績用。例狗馳驅。且俟賊平。甄錄非晚。

推崇帷幄。抑損武人。是庸主故習。讀此奏。可以增豪傑致功之氣。并可折近侍希寵之私。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人撰詔書。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淚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珍寢清都。不失舊物。實繇陛下

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
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
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逾半載。而復興大
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環瀛。
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
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
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歿。愍黎元塗炭之
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
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懼
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

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
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曾
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
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
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
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
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
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
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
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

降軍公奏議卷之三
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庶。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直。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帥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

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蹤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告。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奢。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微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

因細節之非而隨示以當今所急是真誠於獻納不徒慙直為高者

○鑾駕將還官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廻使霖潦為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繇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繁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踰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

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隱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遑遭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灾乎。如或磴路滾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霪滯更深。谿間皆溢。逕路既絕。傳送無繇。連山萬里。進退不可。一日之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

幸罹灾。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群議。輒以上陳。悽悽懇誠。實冀昭納。

論瑣事不至層窘。真是天才獨贍。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

悉者。臣愚以為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繇。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踈駁。而無傷北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采行。貴先即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為賊泚所招。給以同逆鑿輿。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激留。遂遭刼制。身繫偽職。兵隸兇徒。雖

居城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惟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倘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獻。蓋緣獄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息。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

興億眾之役。為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滌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汗之見。原人皆自然。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稍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携。浸長厲階。至今為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見諸將徃徃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為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為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

云。雍齒且疾。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固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如我不足威。暴逆殄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為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為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闕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為善矣。伏惟不為浮議所移。

連權通變真處危要識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俟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求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乱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洿瀦既屢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速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關君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礼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乱則不武以言乎治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為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恃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為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

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幾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茲邪。
繇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
琳率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
突既昇。勢自踰縮。令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沂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躡。何惡能為。
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擣勳。敷
肆肯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名韋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深識遠慮。可垂經久。

誤官字

○請許臺省長安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廻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各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清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咸戴循劣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

其才較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狗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繇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罔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太官而太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

惟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任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繇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繇宰相考度。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繇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

以上制勅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高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列。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溢。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

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
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廢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
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
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
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
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
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
爰初授命即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
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効
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

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
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繇示衆以公明章得失
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
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
達觀其所舉即此義也自蒙允許即以宣行南宮舉
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
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必行為其行能又
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
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詢物情因謂舉薦非宜
復委宰臣揀擇其為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

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闕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為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為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寔。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即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繇。言事之失者。勿即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辨為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摯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

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繇之。昔齊桓公將啟伯圖。問管仲以害伯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伯也。任賢不能固。害伯也。固始而不能終。害伯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伯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為出眾。以自異為不羣。趣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

於行。惟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伯。况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行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在直同貫人。

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駁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繇私訪所親。轉為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使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項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

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况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徃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

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於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

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之人。用常之人則懼曠廢職。懼曠廢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服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寢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

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
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
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
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
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
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繇鑒賞獨任於
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
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
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
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小人陛

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
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
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
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
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
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
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
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

長恐消字誤

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長。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審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較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

一人之聰明有限。乃天下之知識無窮。卑任其詳。

尊任其簡。又使歷序漸升。攷詢益確。則天下無遺才。當官無曠職。此文真明君子之體。得用人之方者。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高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踴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刺過深。則必招懷失所。

陸道公奏書卷之三
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橫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狗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宜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可用。可有令式。恒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辭典重而意愈嚴。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即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今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尚合捐軀。

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郡官。始終不渝。夙夜非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竒崛之効。惟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正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入。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情於付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宸嚴。陛下時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

顧惟何人。叨幸如此。偶有所見。聽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日臣所奏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

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
繇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
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
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
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祭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
垂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
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
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
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

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
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
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
虧。為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
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
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
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寔包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寔姦邪。祭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授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祭等非
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幸忽不示端繇。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祭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啣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嫌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祭及凡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祭兄弟。
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
寤。昭帝保明。則二王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

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絲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耻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

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繇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恠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替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貶。苟或違道。且猶知慙。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望彌甚。為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者。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惟於

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大學之
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簡下也。上所不為。而下
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實明辟。若上為之。而下亦
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
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
受其賄。是亦無耻。而不怨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適臣不可不慎也。是入之道也。表
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適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家僚。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

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于
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
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
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
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薦厲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
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愧黎喪。而又交通私賄。扇
起貪風。是令已困之甦。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惟有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
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

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惟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勤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責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剥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

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効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繇廉耻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轉展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弊帛弊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消流不已谿壑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

猶郡閭之。不願輸貨於群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者。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辞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者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羣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

無贖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蘓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確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字。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夫權。則忿戾之禍。

夫恐大
字誤

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者。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

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耻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羣國斯乂。群國既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而理繇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利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

陸宣公奏詩卷之三
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隨事納忠。煌煌大義。令人想見大臣丰度。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今為其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

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耻。仲尼修春秋。而乱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遭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干宸嚴。請頒遺愛。微臣隘跖。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

隆宣公奏議 卷之三
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賜侯稍休
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
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

剛正壯直可匹國語襄王不許晉文請隧篇。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
大豆奉敕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
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上京兆府所請將大豆
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急救災在恤其
所無只如螟域為殃豌豆全損簡覆若非虛謬地稅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克數已為
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
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為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克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
然計價剋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敕處分未審可否

好宰相筆。謝疊山

詞明義峻事纖而理實巨。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
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繇也
夫聖人之於愛才不惟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
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直言優祿以
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
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
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撲剗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
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

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污泥疏濬
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
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
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
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
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
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漢高
下子古皆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
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華循良核
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

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繇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大甚。四也。程式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史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

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收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群才仕進之窮。通唯係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狗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防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群才。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

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變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變。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諱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當困於中傷。先士啟讒。多繇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

書恐
常字
誤

二惠

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粗。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挫哉。股肱隳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或綠。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替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

聖始 殆庶 聖誤

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况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鈞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青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叙項羽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

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介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鈔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記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

四患

隆宣公奏議 卷之三
之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疾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讐。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通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眾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

五患

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繇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為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楫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為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繇得人。若

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矣。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繇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

六患

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繇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渥。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効。

不計事以尺寸之美。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

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於鯀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警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秘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

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為宜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功。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失序。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為法。夫拔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

三術

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無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惟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大小。閑劇之殊。而俱不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群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

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沈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滯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嘆。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殊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惟聖人降其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曰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

蒞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暢茂。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繇進益。理化孰與文修。此

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請法宗。天后英邁亦不以人廢之意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厥久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繇。而議者無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榮，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揉，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撻。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

四十二年三月四日

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廢官，亟贖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効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

用人即所以養材。此意非子家名法所及。

